

肖凤文集

传记卷

肖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肖风的传记是一篇颇有小说韵味的著作。……作者所采用的资料是可靠而确实的，但最能引起读者注意的却是极为亲切的文笔和用辞之优美，再加上作者是女性，不但在文字方面用得恰到好处，更有意义的是作者对萧红心理分析得细腻与周详。

——美国著名汉学家、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葛浩文

庐隐这位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这许多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作为庐隐生平的第一部详细传记——《庐隐传》的问世，多少可以弥补一些缺憾。

——香港《文汇报》编辑 竹立

《冰心传》中，作者在一种情绪氛围中绘写她所感觉到和体悟到的一切。……这种并非直白的内蕴情绪，强化了《冰心传》的感染力和真实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丁亚平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657-0204-4



9 787565 702044 >

定价：59.00元



作者肖凤

肖凤文集

传记卷

肖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肖凤文集·传记卷/肖凤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657-0204-4

I. ①肖… II. ①肖…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2397 号

肖凤文集 传记卷

著 者 肖 凤

责任编辑 李水仙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天字行设计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0204-4/I·0204 定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萧红传

- 第一章 童年 / 3
- 第二章 碰壁·逢生 / 11
- 第三章 抗日 / 21
- 第四章 青岛 / 29
- 第五章 上海 / 37
- 第六章 东京 / 47
- 第七章 婚变 / 58
- 第八章 夭折在香港 / 65
- 跋 / 73

庐隐传

- 题记(沙汀) / 77
- 前言 / 79
- 第一章 苦闷的童年 / 80
- 第二章 侠义的中学生 坎坷的小教员 / 86
- 第三章 思想激进的大学生 多愁善感的女作家 / 91
- 第四章 深沉的悲哀 / 102
- 第五章 重生的欢乐 / 118





冰心传

致青年读者——代序 / 141

第一章 童年 / 144

第二章 北京 / 162

第三章 “五四” / 178

第四章 问题小说 / 191

第五章 爱的哲学 / 203

第六章 留学 / 222

第七章 返国 / 250

第八章 大后方 / 278

第九章 战后 / 296

第十章 归来 / 303

后 记 / 313



萧红传

第一章 童年

美丽的松花江啊，北国的江！

你的甘甜醇厚的乳汁，哺育了多少智慧、勤劳的儿女。

你有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你可曾知道，你的一个聪慧、软弱的女儿，早已殁于千里之外的异乡？

你那奔腾流泻、清澈温暖的江水，也许就是思念女儿的哀伤悲悼的眼泪？

从松花江那丰满的母体上，分散出来许多较为纤细的支流。一条名叫呼兰河的小河旁边，坐落着一座名叫呼兰的小县城。这是一座典型的东北小村镇，周围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的大平原。20世纪初，这里是一个相当闭塞、相当落后的地方。当南方已经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浪潮，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受到了猛烈震



敏感、有才华而又不幸的女作家萧红，就诞生在这座房子里





撼的时候,呼兰县的居民却仍旧因袭着封建主义的思想与习惯,过着愚昧而麻木的生活。萧红在她后来写的《呼兰河传》里,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大泥塘的触目惊心的故事。那就是呼兰县城里有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经常淹死马、猪、小孩子,给人们造成了许多不便与灾难。其实,用土把坑填平,本是一件极易办到的事情。但是,呼兰县的居民,竟宁肯站在这个泥坑旁边说长道短当看客,把淹死的猪、马以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娱乐自己的材料,却谁也不想去改变现状。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里的生活方式是多么地单调、落后和保守。而这个地方,正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敏感、有才华而又不幸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

七八十年前,呼兰县里住着一家姓张的大地主。他们的远祖原是山东省的破产农民,逃亡到关外垦荒耕种,残酷地剥削与他们命运相同的、后来的农户,逐渐地发家,在许多县里置办了大量的房地产,成了当时东北有名的汉族大地主。到了萧红祖父张维祯这一代,张家的财势已经渐趋没落,各房分家之后,张维祯这一支就定居在呼兰县。

在张家巨大的,但是荒凉的宅院里,存在着不和谐的、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萧红的祖母、张维祯的妻子范氏,是一个精明、厉害的老太婆,她使丈夫居于她的从属地位,自己掌握着家里的财政、经济大权。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张选三)是张维祯与范氏的过继儿子,贪婪成性,对父母、对儿女,都没有真感情。萧红在她以后所写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①里,曾经这样记述过她父亲的为人:“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萧红的母亲姜氏则是一个思想观念极为奇怪的人,她十分地重男轻女,看不惯公公对女孩的娇纵,她本人虽然粗通文字,生前却绝对禁止女儿读书。

就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家庭中,1911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②出生了一个女孩,大人们给她取名叫张廼莹。这个女孩来到人间以后,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得到过父爱与母爱。她的缺乏人性的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冷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的生母对她也总是恶言恶色。她的祖母也并不像别人的祖母那样慈祥,当她3岁的时候,她喜欢用小手指在窗纸上捅个小洞,她觉得那纸窗

① 载《月报》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2月15日出版。

② 关于萧红的诞生日期说法很多。国内的说法笔者就见过三种:一种说法是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见黑龙江省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读点鲁迅丛刊》编辑组编辑的《读点鲁迅丛刊》第3辑载丁言昭所作的《萧红年表》);一种说法是6月5日,古历五月初五(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编辑的《新文学史料》第5辑载萧军所作的《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一种说法是6月2日,辛亥年五月初六(见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文艺理论丛刊《文艺百家》1979年第一期载铁峰《从呼兰到哈尔滨——萧红家世及早期生活和创作》一文)。国外的说法与以上日期距离较大,美国人 Goldblatte Howard 撰写的《萧红评传》里,曾经转述过他看到的一个材料,即陈澄之编的《中国著作家辞典》[Charles K. H. Che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uthors (Hanover N. H., 1971, p. 25)],其中说萧红的出生日期是8月6日。笔者面对着这四种说法,无法定夺,曾经专程去请教萧军,萧军答曰:应以其女萧耘的材料为准。适逢萧耘也在座,答曰:“经过调查,应以6月2日,阴历五月初五为准。”笔者即采用了最后一种说法。

像面小鼓,用手指嘭嘭地捅破了,很好玩。她的祖母看到她这样,就拿了一枚大针站在窗外,专门等着刺她的小手。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感情生活,深深地刺伤了她幼小然而敏感的心灵。

而在这个缺乏抚爱的家庭中,唯一疼爱小萧红的人,就是她的祖父张维祯。萧红出生的时候,他已经 60 多岁了,从萧红记事的时候起,他就是一个赋闲在家的乡绅。祖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很疼爱小孙女,他喜欢和孩子们开开玩笑,他的眼睛永远是笑盈盈的。他不会理财,虽然名义上是一家之长,家中的实权却掌握在范氏和张廷举的手上。他每日的工作就是陪伴孙女,夏天的时候还带着小萧红到自家的后园里去种种菜,养养花。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家庭里,只有祖父带给小萧红爱和温暖。她在成年以后,仍然满怀着缠绵与惆怅的深情,怀念着这位慈祥的老人:“等我生下来,第一个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呼兰河传》)“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在这个小女孩子的心灵里,也只有她和祖父两人共享的后园,才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堂。这里有满身带着金粉的大红蝴蝶,有金色的蜻蜓,有绿色的蚂蚱,有全身长满绒毛的、胖圆圆的蜜蜂。还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榆树,它像童话里讲的神树一样,会变换各种神奇的色彩:当风吹过来的时候,它就摇动绿色的树叶和棕色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当雨落下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墨绿色,冒着灰色的水烟;而每当金色的阳光照耀在它身上的时候,它满身的叶子就发出耀眼的光泽,闪烁得像大海边上的蚌壳一样美丽了。这里的太阳仿佛也比别处的太阳博大而明亮,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凡是沐浴在这片明亮的阳光下面的生命,都显得健康而漂亮。假如花开了,就像蓓蕾从睡梦中醒来;假如鸟飞了,就像鸟儿飞上了天国;假如虫儿叫了,就像一支交响乐队在演奏;假如你去抚摸抚摸树干,似乎它在向你娓娓倾谈;假如你站在土墙边,仿佛土墙就会与你亲切地问答。

这个小女孩子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后园里自由地、忘情地玩耍着,她有时凝望着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的天空,注视着自由自在的飞鸟;有时欣赏着仿佛刚刚睡醒过来似的盛开的玫瑰花以及各种各样的鲜花;有时又与树上的和地里的虫儿说话。这个后园使她忘记了父母和祖母的冷淡、古怪、寡情,她的小小的心儿,在这个宽广的大自然的世界里,和老祖父的爱怜的眼光里,多少得到了慰藉。这个自家的后园,就是这位未来的女作家,在童年时代逃避冷酷的家庭,寻求心灵的安慰,陶冶自己的性情的小天堂。

然而,每当秋风刮来,树叶就要发黄,花朵也要凋谢,这时候的后园,就仿佛充满了倦意。等到天空飘满了雪花,后园就完全沉睡了。而北国的严冬格外漫长,同时它给小萧红带来了寂寞。每当这样的季节,她就只好跑到黑洞洞的储藏室里去消磨时光。她来往穿梭于家庭的古董堆里,在蜘蛛网里寻找着香荷包、耳环、戒





站立在萧红度过童年时代的房间里。睹物思人，浮想联翩。1981年，本书作者肖凤（左二）、《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右二，美国人）等访问萧红故居

指、木头刀、观音粉、小钢锯、小灯笼、鹅翎扇子之类。这个黑洞洞的储藏室，简直成了小萧红探宝的地方，她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日。她躲避着寂寞的困扰，盼望着重返后园的季节，早一天到来。

5岁^①的那一年，在后园里长满韭菜的夏季，有一天，她也像往常一样，正在后园里玩耍着，突然下起雨来。为了找一顶遮雨的草帽，寻来觅去发现酱缸上的缸帽子又大又好，她竟要把这个跟自己差不多高矮的缸帽子顶在头上遮雨。她觉得自己的发明非常别致，一定要给祖父看一看，于是，她就像一朵大蘑菇似的蹒跚蹒跚地走回屋里。缸帽子遮着她的头和眼睛，看不见祖父在哪里，她就焦急而得意地大声喊着：

“爷爷——爷爷——”

就在她大声呼唤祖父的时候，她父亲飞起了右腿，狠狠地向她踢了一脚，她差点儿没有滚到灶口的火堆里去。等到别人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她才看清楚屋里的人都穿上了白色的孝服，原来是她的祖母死了。

祖母逝世以后，她就闹着一定要搬到祖父的屋子里住，和祖父睡在一张炕上。从这时候起，5岁的小萧红开始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启蒙教育。她的祖父就是她的第一任启蒙教师。晚上睡觉前，或早晨醒来后，这一老一小并排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陶醉在民族的才子们所创造的诗歌的境界里。祖父用圆润的男低音吟诵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① 萧红在《呼兰河传》第三章第四节里，写到她的祖母死时，她二姑母的儿子、她的表哥“已经8岁了”，“他比我大3岁”，那么萧红应是5岁。铁峰在《从呼兰到哈尔滨——萧红家世及早期生活和创作》一文里，说范氏死于1917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范氏死时萧红应是6岁。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小萧红觉得这首诗非常新鲜，她定睛看着祖父的嘴唇，默默地记忆。等到祖父停止了吟诵，她就立刻鼓足了全身的力气，用甜甜的奶嗓子拼命喊叫：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她觉得“处处”二字非常好听，一念到这里，小心眼里就异常地高兴，因此反复地念着。祖父也知道她喜欢这首诗，所以一遇到她不高兴的时候，老人就赶紧提醒她说，“快念‘春眠不觉晓’吧”，小萧红只要一念起这首诗来，就高兴得什么都忘记了。

小萧红读诗是如此入迷，以至睡着之后，会突然醒转过来，眼睛睁开之后，立刻高声念道：

两个黄梨(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重重叠叠上楼台，
西沥忽通(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
又为明月送将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直等到困乏了，才慢慢地再睡去。

诗歌里展示的境界是美的，而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却充斥着丑。萧红9岁^①那年，生母姜氏去世。刚过百日，父亲就续娶了继母梁氏。如果说生母对小萧红总是恶言恶色，那么继母对小萧红则是用尽了心机来损害与虐待，这给萧红的身心带来了更大的摧残。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写道：“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小萧红虽然有时想要躲避在后园或祖父的温暖怀抱里，逃脱父亲与继母对她的迫害，却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充斥于家中的那种冷酷的气氛对她的摧残。虽然祖父常常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了就好了。”但这种善意的安慰也无法完全排除笼罩在她心中的阴影。

在祖父的支持下，不顾父亲的阻挠与反对，她在这一年，终于进入了本城的小学。

① 关于萧红生母的死期和萧红上小学的日期，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20年（见萧军《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一种是1919年（见铁峰《从呼兰到哈尔滨——萧红家世及早期生活和创作》一文）。按照第二种说法，姜氏死时萧红该为8岁，但此文又说适时萧红9岁。萧红自己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说，她9岁时生母死去。





1925年初秋,她14岁的时候,又进入了县立第一女子高小。这时候,萧红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女。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的圆脸庞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流露出又聪明又秀气的神色,左眼皮下面,还长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她的衣着很朴素,常常穿着阴丹士林布的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黑布鞋。她非常用功,认真听课,早来晚走,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作文,在班里非常突出,一位姓果的作文老师经常夸奖她。

这一年的5月30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这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事后,反日爱国的怒潮迅速地波及全国,萧红进入高小后,这个怒潮也波及到了遥远的北方呼兰县。学生们为了支持上海工人,纷纷组织募捐义演,小学生萧红也参加了演出,她在一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里,扮演了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①这次活动,打开了她的眼界,活跃了她的思想,使她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新鲜感。然而,父亲的所作所为又深深地刺伤着她。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据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之后,他竟充当汉奸,出任伪“满洲国”呼兰县的“协和”会长。如果说他对待小萧红一直是缺乏人性的,那么他对待赤贫的本家则更是冷酷无情得令人毛骨悚然。张廷举有一位本家的堂兄有二伯,他是张氏家族中败落得最早的一系的子弟,在同宗兄弟中排行老二(张廷举排行二十一),与张维祯年龄相仿。30多岁来到张家,给他们干了半辈子活儿,却没有一顶完整的草帽,没有一双完整的鞋袜,被褥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团,没有一定的住处,每天晚上临时找寻可以投宿的场所,或是在小猪圈的炕梢上,或是在磨房或粉房里。他没有房子,没有家庭,没有妻子儿女,什么都没有,是一个贫苦孤单的老人。虽然他是张家的本家,但在张家的地位却远在老厨工以下,受尽了张廷举的凌辱与虐待。比他小30来岁的张廷举,动不动就打得他口鼻流血。据说在他晚年干不动活儿的时候,被张廷举毒打了一顿之后赶出家门,沦为乞丐,像祥林嫂一样死在大街上。小萧红亲眼看见她的父亲如何把有二伯打倒在地上;也经常在半夜里听到院子里或厢房里传来有二伯凄惨的哭声。每当这样的時候,她就更紧地偎依在祖父的身边,而善良的老祖父,对张廷举的所作所为也毫无办法。

自己的家庭是这样地充满矛盾与悲哀,社会又是那样复杂,小萧红虽然还不能理解这些事物的意义,但是它们却深深地刺激了她,并一直埋藏在她童稚的记忆里。

在张家这所阴森荒凉的大宅院的偏房里,住着一家姓胡的赶车人。从表面上看,这个家庭的家风是兄友弟恭、父慈子爱。但是,他们却用最惨无人道的方法对待小孙子的团圆媳妇。这个小姑娘只有12岁,发育得很好,长得黑乎乎的,成天总是笑呵呵的,梳着一根长及膝盖的又黑又亮的大辫子,十分惹人喜爱。但是,因

^① 据萧红高小时代同班同学傅秀兰的回忆《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

为她做人大方,见了生人不怕羞,饭量大,长得高,胡家的人就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把她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得昏死过去,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把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折磨得死去活来,夜里经常吓得哭叫。这个孩子病了,黑乎乎的小脸变得又黄又瘦,婆婆怕她死了,白白失去一个劳动力,于是不惜花费金钱请人跳大神、占卜算命、开偏方。最后竟用滚开的水当众给她洗澡。就这样,把一个可爱、活泼的小姑娘活活捉弄死了。这一惨状给了萧红很深的刺激。因为这个小姑娘刚刚来到胡家的时候,寂寞的小萧红很喜欢她,希望与她成为朋友,但是没过几天,小萧红就开始听到她凄惨的哭叫声。小萧红亲眼看着自己这个健康的小朋友脸色变成灰黄,身上布满伤痕,一天比一天蔫下去;她也亲眼看着胡家如何跳大神,如何用开水烫她;她更亲眼看着县城里多少无聊的男女看客,倾巢出动,来胡家看热闹,看看他们怎样折腾这个无辜不幸的小姑娘,好像参加什么庄严的盛举。人们这一切行为的后果,就是城外的地边上又增添了一座新坟。

小萧红对别人的残忍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与厌恶,发生在她家院子里的这桩悲剧,深深地刺激了她敏感而又稚嫩的灵魂。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的童稚的记忆里,多少年过去了之后,她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仍然在她那本回忆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里,描写了这段惨无人道的故事。落后农民身上那种愚昧无知的残酷和缺乏同情心,常常使她痛心疾首,她不能不对这种残忍的现象提出严厉的谴责。

张家大院的磨房里,还住着一位名叫冯歪嘴子的磨工兼更夫。他的手很巧,每逢到了秋天,新鲜黏米成熟了的时候,他会做出一种红黄相间的又甜又香的芸豆年糕来。他心地善良,喜欢孩子,虽然一贫如洗,但是每逢看到小萧红,都送一片年糕给她吃。同院住的一个赶车人的女儿,漂亮能干的王大姑娘,爱上了他,不声不响地与他结成了美满的夫妻。这个勤劳、善良、朴实、不为人们注意的磨工,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然而这件事不呼兰人的口味,他们又积极地行动了起来,把它当成娱乐自己的好材料。那些曾经夸奖过王大姑娘漂亮能干的人们,这时候穿起了最好的衣衫,走门串户,去传播诽谤这对夫妻的种种谣言。为了搜集新的材料,有的人还不辞劳苦,竟然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戴上皮帽,穿上毡靴,跑到这对夫妻住的草屋窗外偷听,以便充实第二天宣传的“好材料”。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中挣扎了四五年,王大姑娘终于抵抗不住贫穷、疾病、侮辱,给丈夫留下了两个儿子,悄然离开了人间。小萧红目睹了这对夫妻的悲剧,她不能理解那些人何以要把种种污秽的流言泼洒到这对美满夫妻的头上;她只觉得产妇和初生婴儿住在冷如冰窖的磨房里非常可怜,她还觉得贫病交加的王大姑娘处境非常凄惨,她更觉得冯歪嘴子在丧妻之后,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儿子,一边谋生,一边喂养一个初生婴儿,这种坚韧的精神非常感人。直到成年以后,那些人们的无聊、空虚和病态的好奇心,仍然使萧红感到苦闷,她十分怀念那个勇敢地追求自己幸福的邻居,她担心在那样一个愚昧闭塞的生活环境里,他抗拒不了落后的生活习俗对自己的迫害。





萧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里生活了15年。生活,往往会在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面前,呈现出两种世界:一个世界,是充满了光明、美丽、真实、善良的理想境界;而另一个世界,则是显露着冷酷、虚伪、嫉恨、恶毒的现实世界。她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家人之间的冷酷,亲友之间的虚伪,以及那些没有文化、浑浑噩噩的男女们,对于他人幸福的嫉恨,对于散布流言的热衷等精神畸形的怪现象。对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来说,过早地感受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精神弊病,过早地品尝生活中酝酿的杯杯苦酒,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在她那颗生来就很敏感的童稚的心灵上,刻下了忧郁的、感伤的印记;然而,对于一个未来的女作家来说,正是她在童年时代的这种经历和感受,才愈发激励了她追求理想境界的热情。她不能够在这样一个没有爱、没有温暖的家庭里生活下去,她更不能够在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愚昧闭塞的小县城里终其一生,她向往着另外一个光明美丽的理想境界,她要走到那个新的天地中去,追求灿烂的未来。

1926年的夏天,萧红小学毕业了,她恳求父亲允许她去哈尔滨继续求学。但是父亲的回答只是终日阴沉着脸,以及偶尔爆发出来的几句恶骂:“上什么中学?”“你懒死啦!不要脸的!”有时萧红也勇敢地顶一句嘴,父亲就会一拳把她打倒在地上。她被父亲的专横顽固折磨得生起病来。老祖父心疼可怜的孙女,就拄着拐杖、抖着白色的胡须替她向父亲说情:“叫孩子去上学吧!给她拿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了!”而冷酷无情的父亲根本不体谅祖父疼爱孙女的心情,仍然是冷冰冰地坚持着:“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哼,上学?”^①

萧红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为了达到继续求学的目的,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迫使她的父亲勉强让步了。

^① 见萧红散文《镀金的学说》,此文连载于1934年1月的《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署名田娣。